

年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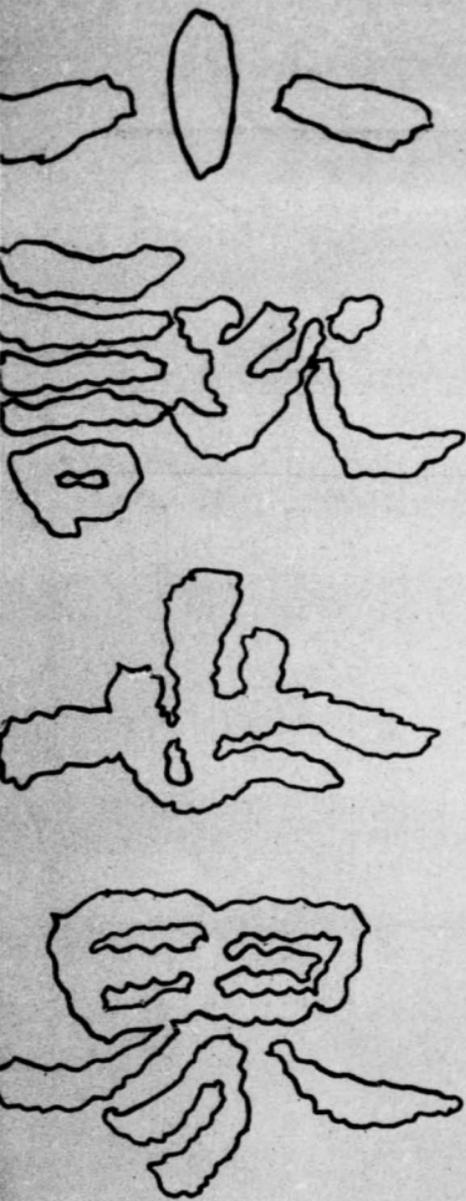
期

15

5

第

第



秋

第十五卷
第五期
(第二一二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VI No. 5 (212)

January 29, 1927 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鄭振鐸
編

文學大綱

預約展期至陽曆三月底止

■文學大綱裏所敘述的希臘與羅馬的文學，中世紀歐洲的文學，以及戰後新興諸國的文學，都是中文中向未曾有過的材料，關於希臘的神話的一章，且可以獨立成爲一部很美麗的書。

■文學大綱敘述東方諸國的文學，如印度的史詩，中世紀的波斯，印度阿剌伯與日本的詩歌戲曲小說，都是第一次在中文書中見到的新鮮記載。

■中國文學約占全書四分之一，唐五代宋的詞，元明清的戲曲，在一般中國文學史上從沒有如文學大綱取材之精博與敘述之有興趣。

■文學大綱裏附插了單色和彩色的圖像五百幅以上，讀者要我自己所崇拜的作家的面目，在他處不易檢得，在本書裏多可尋到。

■文學大綱每章之後附有參考書目，詳述各書之出版家或其出處，可作購讀者的南針，至所附年表，尤有實際參考的價值。

■總之，他書所已有的材料，文學大綱中都有；他書所未有或不詳的材料，文學大綱裏更多，備此一書，不啻備了幾十百部好參考書。

全書洋裝四厚冊，紙面定價六元，預約四元八角，郵費
第一冊現已出版，布面定價十元，預約六元六角。



編者的報告

第三期報告中所說的李叔同先生的照片和書畫墨蹟。已從本期起開始登載。至少可以連登六七期。

本期又有呂伯攸孟憶菊兩先生的關於李叔同的記載。可與照片參看。還有豐子愷先生關於李叔同的記載。以後續登。

本期因他項材料過多。「今鏡花緣」暫停一期。下期準照登。

本期「舊夢」後面的補白。詩詞各一首。格式排錯。（詩第三句不應另行起。詞第四句不應另行起。）但已不及校正。只好在這裏更正一下。請讀者原鑒。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五期

目錄

圖畫

李叔同先生書法(二色版)

李叔同先生將修梵行時之攝影

李叔同先生演新劇扮茶花女之攝影

李叔同先生在大慈山斷食時之攝影

文字

編者的報告.....編者

汽車中的婦人.....黃葉

請三姑(補白).....施醒獅

歸來的小貓.....呂伯攸

不合時宜……………江紅蕉

白蜂蜜(補白)……………于昶廣

舊夢(二)……………陳寒玉

浣溪紗(補白)……………聞野鶴

謝寄塵贈詩稿(補白)……………聞野鶴

再記李叔同先生……………呂伯攸

風景畫(補白)……………胡同光

又是一段關於李叔同的記載……………孟憶菊

文學賞鑑法……………編者

愛爾蘭的野薔薇(影戲本)(續)……………陳大悲

此二婦曾患瘋溼疼痛因其血不潔淡薄如水之故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係天下馳名清血補血之聖藥治愈其疾

瘋溼骨痛之症惟血虧貧血之人能患之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其速生新血使血液清潔已曾救治無數之患瘋溼骨痛者矣且在天下各國由此三十五年之中往往治愈極重稱為不治之瘋溼症請觀以下所述之確據乃是在中國即閣下之貴國也

章君令堂之證據

章君樹芬在貴池縣湖田鋪鎮開設章恆泰布號原籍安徽安慶西門外玉虹街其來函云家母體素衰弱理家務操勞過度兼之幼年生產過多致體力日漸弱於前年春忽患筋骨疼痛初起略覺手足酸麻不以爲意不想至去春轉劇痛苦異常飲食減至手足不能自由鄙人之心憂之至遍請中西名醫診治以諸藥毫無效果後及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一瓶未竣即見霍然遂繼續購服未及三月不但手足恢復自由而筋骨疼痛亦經治愈現下身體較前尤爲強健此皆賴貴藥局紅色補丸之功效也

潘君令堂之確據

江蘇閔行潘湧昌銀樓主人潘敬萱先生來函云家慈潘毛氏現年六十歲二年前偶因少挫而患血虧之症遂致體多疾病有時頭暈目眩有時四肢酸軟多種藥劑調治終難見效鄙人急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獻於家母並勸服之不料服用未久果覺各種痛苦驟減一打服完不但疾病霍然而面色豐潤身體日見肥壯精神充足正如歲寒之松柏也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427(1)

落絮沾泥會有時
鬢絲禪榻最堪
思阿難一笑花偏
著合向楞嚴覓道
師 曉漏過朝夢
已乖日高和酒沉
香懷不教名輩
輕揮扇縱靈鱸魚
亦核佳 壬子立秋節後

寄庵先生命也寫趙秋谷詩

法書先生先同叔李

社報洋平太在同時蹟墨之者編贈寫年元國民爲此按



弘一將入山修梵行時劉子質平
 豐子子顯攝影
 戊午四月十五日

李叔同先生小影之一

按此幅為李先生將入山修梵行時之攝影中坐者為李先生也
 右為畫家豐子愷為音樂家劉質平二君皆李先生子弟也

按此幅爲先生入山斷食七日時所攝之影。原影曾製爲明信片。故此幅外間頗有流傳者。上鑑右角之題字。爲杭州師範學校廚役所題。



丙辰新嘉平
一日李息入
大慈山定慧
寺斷食七日
半斷食十日
身心靈化歎
樂康強因易
名曰欣字俶
同一字欣欣
道人並造是
像以爲紀念

李叔同先生小影之三



李叔同先生小影之二

按此幅爲先生演新劇扮茶花女之攝影

按此幅爲先生入山斷食七日時所攝之影。原影曾製爲明信片。故此幅外間頗有流傳者。上端右角之題字。爲杭州師範學校廚役所題。



丙辰新嘉平
 一日李息入
 大慈山定慧
 寺斷食七日
 半斷食十日
 身心靈化歎
 樂康強因易
 名曰欣字傲
 同一字欣欣
 道人並造是
 像以爲紀念

李叔同先生小影之三



李叔同先生小影之二

按此幅爲先生演新劇扮茶花女之攝影



汽車中的婦人

黃葉

要是能够廢除飯食，又不是省了多少麻煩？

早上喝一點開水，倒還過得去，而且很合衛生；可是到了正午十二點鐘左右，或者黃昏時候，要是沒有米粒裝下肚去，那真有些難受哩！人生爲什麼定要過這呆板的生活呵！太麻煩了！

有一時期，委實沒有法想，沒一天不到我那朋友的家裏去走兩趟，在正午十二點鐘左右，或者黃昏時候。雪白的米飯，一天天的裝進我的肚子裏去，真教我吃得有些慚愧！但有什麼法子呢？我身上的幾隻衣袋，好久了，聽不到微妙的音樂——銀錢的鏗鏘之聲！

我那朋友倒很大量，便是他的夫人，也沒有一點小家氣派，雖然也在困難的生活中。這倒不是我吃了他們的飯，有意說好，他們不單是供給我的飯食，還時常的把餘剩的飯食，特地留存下來，周濟一個盲目的丐婦！差不多天天是這樣，難得有間斷的日子；就是偶或間斷了，也得化掉幾個銅子，等那盲目的丐婦來時，給她做購買食物的需用。

我每天見那盲目的丐婦來領取定食的時候，終是在我飯後洗臉的當兒，簡直難得失期的。我不由不觸動我的感想：「啊！我也是個按時丐食者呀！和這盲目的丐婦有甚麼兩樣呢？」因此，我對於那盲目的丐婦，不覺鈎起了一點同情。好幾次了，我見她摸索到我那朋友的門上來時，我見她白眼珠一楞一楞地眨着，我見她竹杖兒一戳一戳地敲着，我見她左手兒一摸一摸地動着；我便忍不住眼睛裏酸溜溜地幾乎要吊下淚來！「同是天下淪落人，」的確，我一點也不瞞，我見了那盲目的丐婦，時常這樣地慨嘆！

不是我故意說甚麼哄人的話，那盲目的丐婦，假定她雙目沒有盲，也許是一個很嬌美的女子，在她年青的時候。她那模樣兒配置得十分相稱：灣灣的眉毛，尖尖的眼樣，端正的鼻子，潔白的齒牙，

沒一樣不表現出青春時期的娟媚的影象來！雖然她的頭髮，已蓬亂的截短了，但還是烏黑黑的；她的肌膚，已變做黃瘦了，但還是細緻緻的；她的衣服，襤褸得不成樣子了，但那腰肢還是細細的，手指還是尖尖的，身材兒還是不長不短，腳樣兒還是不大不小……只是她的年紀已經四十多歲。

她總是這樣地打扮：她上身穿一件薄薄地灰色布的破棉襖，裏面再沒有什麼襯衣；她下身祇穿一條舊藍布的單袴兒，加上一雙似黃非黃的褪色的破套褲，是綢的；但也破得一塊塊的露出污糟的竹布夾裏來。她腳上的線襪，一隻是黑的，面上開了一個破洞；一隻是灰色的——算是白的——跟上打了一個補釘。她的鞋子，也是拾來配對，一隻是布面布底的；一隻是緞面皮底的，頭上還有半朵繡花，都是沾滿了泥污，分不出什麼正真的顏色來。

她頭上不戴帽兒——怕也沒有帽兒，額髮高高的，可見天分也未必遜於他人；或者還高人一等！我也會幾次的想問她；可是幾次的羞於啟口，終於忍耐不住，在她來領取定食的時候，突然地發問：

「啊！我瞧你不像是不聰明的人，怎的淪落到恁般地步？可憐的婦人！」

說：

她仰起了頭，眼睛白眨眨地望着青天，瞬都不瞬。他兩手扶在杖上，呆呆地站了半晌，纔低聲的

「誰呀先生！我從沒聽見過你的聲音，在這好少爺好奶奶的府上。」

「這是我們的朋友！」我那朋友很和藹的說。

「唔！想也是個好先生！」她點了點頭，眼睛瞬了幾瞬，「好先生是呀！我也算是個聰明的人！但聰明有甚麼益處？我終於淪落到這般地步了！怕還是聰明誤我的呢！」她搖了搖頭，微微地吁了一聲，自願摸索着走了。

「你不要瞧不起她，她是從豪華生活中淘洗下來的，怕你我在得意時，還不如她的享受哩。這可憐的婦人！」我那朋友向我含笑地說。

「爲的她以前享受得太適意了，纔有今日的受苦，苦樂是相乘的！」我那朋友的夫人說。

「呵！好人！你又在譏諷我了！但你放心，我終不致淪落到像這可憐的婦人罷。」我那朋友笑了起來。

「那你一定知道她的歷史，朋友！」我向我那朋友發問。

「我約略知道，她在二十多年前，那時眼睛還沒有盲，平常的人，真不在她的眼裏，她是一個時髦的紅姑娘呀！」我那朋友說。

「呵！時髦的紅姑娘？我的猜想，大概不錯罷。二十多年前的嬌美的女子。」我微嘆地說。

「可不是呢。我也曾聽見她穿了鮮艷的服裝，珠圍翠繞，時常時坐汽車，吃大菜，何等的氣概！」
「但現在她也未嘗不天天乘坐汽車；不過所吃的是人家的冷飯殘羹！」我那朋友的夫人笑了說。

「呵！她現在還天天乘坐汽車？這話怎講？」我懷疑地問。

我那朋友也笑起來說：「哈哈！這怕你一定莫名其妙，隨你是個聰明的人，但你得想一想，吃人家冷飯殘羹的一個盲目的丐婦，怎麼還有乘坐汽車的份兒？其實倒是的確的話，她天天乘坐汽車，她把汽車當做最後的家，晝間，息息在那汽車內；晚間，睡眠在那汽車內，那汽車是車行中的廢物，拋棄在街道的旁邊。」

我便領悟起來，「唔！是我時常打從那邊經過，離開這兒只一個轉灣，那街道傍邊停着的一輛廢棄的汽車，怕便是你們所說的，她的最後的家？我倒沒有留意。」

「怎麼不是。她在紅姑娘的時期中，住的是三層樓的洋房；她在做人家太太的時期中，住的是大花園的公館，誰知她臨了卻把廢棄的汽車，做她最後的家！這怕是她夢想所不到的。」我那朋友很感慨地說。

「我怕還不是她的最後的家。那汽車終竟是車行中物，還值幾個錢，說不定有收回去的時候，雖說是廢棄了。終於她的最後的家，是幕天而席地。」我那朋友的夫人接着說。

「不錯，這是意中的事。」我說了這一句，我便默默地再沒言語，自己這樣地想：「呵！我祇道人生只有飯食是一件麻煩的事；卻不道還有比麻煩而更甚的，是那盲目的丐婦的居住問題。那我比較起來，我還算是個幸福的人，雖然我也是個向人丐食者。」

我這樣地一想，在我果然心平氣靜；但我又不禁爲那盲目的丐婦憂愁：要是那輛廢棄的汽車，給那車行中人收回去的時候，我從此經過那輛廢棄的汽車的傍邊，終得站立一二分鐘，默默地視

察一回，我自己也覺得好笑，「這關我甚麼事呢？」我終是這般地排除開去，快快地掉頭而走，沒一天不是這樣。

我天天見慣了，像成了癩似的，終得去兜灣一轉，就是不是順路。我終見她盤着膝坐在車中，身子直直的，仰起了頭，眼睛白眨眨地望着車蓬，一聲也不響，像在向天告語似的。呵！可憐的婦人！她什麼都瞧不見了，什麼都沒有了，什麼人都瞧不起她了，所能安慰她的，自然，只有這空洞渺茫的頭上的青天。

她或者蜷臥在車中，縮瑟瑟的擁緊了一條破絮，一聲也不響，像臥在街頭的貓狗似的，小小的蜷做一團！我便想到她晚上的睡覺，當然也是這個樣子，只不知她長夜漫漫，寒風似剪，怎樣能挨度過去。怕也是睡少醒多，在寒風裏面掙命罷了。呵！可憐的婦人！人家這時正下了厚厚的窗幃，擁了鬆緩的繡被，在尋他們的好夢哩！誰還顧念到這人世間尚有這麼一個在寒風裏面掙命的婦人——盲目的丐婦。

我不知怎樣的，終是爲了她擔這無數的憂愁，引起無窮的傷感，自己也覺得未免太癡，誰也說

她是可憐不足惜的婦人。呵！可憐不足惜的婦人！但外誘之來，怕誰也把持不定。在豪華中生活的人們，誰不是迷茫顛倒，能有幾人顧及後來？沒有享受過豪華生活的人們，卻又誰也引領跋躑，盼望這日子到來，怕同這盲目的丐婦的已往生涯，沒有什麼兩樣罷。我終是這樣的和我那朋友互相議論着。

我終於找到了一點事情，辭別了我那朋友，到旁的地方去。但我一念及落魄的時候，同那盲目的丐婦同樣的按時赴食，我便悄然寡歡，記起那盲目的丐婦來。「她現在還生存着嗎？她還按時到我那朋友的家裏領取定食嗎？她還是住居在那廢棄的汽車中嗎？」我便恍惚瞧見了她仰起了頭，眼睛白眨眨的向我告哀求乞，站立在我的面前的樣子！我禁不住提起筆來，致書於我那朋友，問她的近况，雖然這似乎使人詫異的事。

真使我斗的呆了，一句也說不出，我心裏的悲感！我那朋友的回信這樣地說：

「她幾天以前還生存着，還到我家裏來領取定食，還住居在那廢棄的汽車裏面；可是現在她已做了汽車底下的盲鬼了！不是她日常住居的最後的家——真成了她的最後的家——

把她壓死了；是一輛新式的汽車，迅疾飛過的時候，撞破了她的最後的家，她恰好在家裏安息，就遭了不幸。但那新式的汽車裏面，也是一個婦人——艷抹濃裝珠圍翠繞的嬌美的婦人，是一個富翁的姨太太。是以前很著名的一個時髦的姑娘。」

「啊！是艷抹濃裝珠圍翠繞的嬌美的婦人……是一個富翁的姨太太……是以前很著名的
一個時髦的姑娘……那汽車中的婦人……」我這樣地自言自語，心裏非常地迷惘。

一輛新式的汽車，裏面坐着一個美艷驕傲的婦人。一輛破壞的汽車，傍邊橫着一個血肉模糊的婦人。這一副鮮明的圖畫，好像已張在我的眼前，只覺得悽悽慘慘地使我非常地難過。啊！可憐的婦人——盲目的丐婦！我再也不見你白眼珠一楞一楞的眨着，再也不見你竹杖兒一戳一戳的敲着，再也不見你左手兒一摸一摸的動着；要是我再到我那朋友的家裏時。我祇不意地聽見前數天的報紙上，刊載着這樣的一條新聞：

「某富翁的姨太太，駕車出遊，撞死一個盲目的丐婦……」我再也不忍接讀下去。

請三姑

(施醒獅)

小說世界第十四卷第十八期。胡寄塵先生所著之乩仙始末。謂乩仙卽箕仙。其起源乃出於請紫姑神。繁徵博引。論證確然。據余所知。南通海門等處。有所謂請坑三姑者。與稽神錄所載略同。亦紫姑神之類也。紫姑既以音訛而爲七姑。七姑又以行訛而爲三姑。冠以坑者。迎神之地。異苑所謂廁間也。請詳述之。以供譚助。

正月十五夕。取新製之箕覆臥之。(箕本竹器。惟通海等處用以受糞者。皆以蘆捶扁成板編成。其形後隆前殺底平。覆臥之。使隆者在前。而底向上。)上蒙黑巾爲飾。(黑巾如面巾大。俗名兜頭布。婦女在田間作工時用以蒙頭者。)下插竹箸爲嘴。橫貫秤桿。二人左右扶之。(俗謂之扛轎。)主請者(俗謂之媒。)導往廁間迎神廁。必改歲後未加清除者。廁後預伏一人。爲神之代表。主請者前問大姑二姑在家否。廁後人均以否對。次問三姑。則曰在家。主請者揖請三姑。問花稻。(花指棉花。此謂卜歲收之豐歉也。)看紅燈。(通海俗。元宵必張燈。此二句迎神之辭也。)廁後人以無衣飾辭。主請者一一諾之。曰已代備矣。扶者覺箕重。卽緩緩行。扶置室內。桌上焚香燃燭。揖請三姑用茶。凡三易辭。(如清茶糖茶炒米茶等。)箕嘴卽俯就茶杯作飲狀。杯凡三中皆空無所有也。然後問歲收豐歉。及求財謀事等一切瑣屑。神一一答之。惟不以文字。但將嘴啄米盤表意耳。(如問棉花每千步可收幾石。箕嘴啄盤三下。卽表示三石也。若問謀事成否。則以啄盤與否示意。)

今年的希望如何？

俗語說一年之計在於春良以歲月伊始萬象更新社會上人人也抱着一種新希望惟其有一朵燦爛的希望之花方始有一個美滿的成

功之果可是天下事物未有不學而成不勞而獲要實現你的希望只有在學問上技能上先下一番準備功夫

本社開辦已十多年目的在補助學校教育之不足而予一般有志青年以知識和技能上的種種訓練現設國文 國語 算學 英文 商業五科有學員三萬餘人在本社畢業後因得充任各大機關的要職或進求高深學術者已三千二百餘人

諸君要在最短時期中實現你的希望否諸君要足不出戶而得到生活上必要的知識和技能否請即日開始向成功的路上走請即日報名加入本社

本 社 的 特 色

講義完備

本社講義由通儒碩學分任編訂教材以實用為主分量豐茂編制適宜艱生字義均加詮釋

教法良善

各科教授採用最新方法雖非暗對一定絕無扞格不入之弊學員質疑問難無不詳細答復

改卷精當

批改課卷迅速精當因勢利導極誘掖之能事學員細心復按易收豁然貫通之效

取費低廉

以本社設備之完善講義之精良而取費一層力求低廉並訂分繳辦法取便學員

社 址 上 海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編 譯 所

報 名 及 函 索 簡 章 處 ； 上 海 及 各 省 商 務 印 書 館

棕欖香皂



爲何用香皂？

若有以「爲何用香皂」爲問者
吾知雖屬童孩亦必以「用香皂
所以清潔皮膚」爲答也然默察
世之用香皂者則往往反是雖用
之而並不究其能否清潔皮膚一
若不知用香皂之原意也者竊以
爲感矣

棕欖香皂係沿數千年相傳之古
法精製而成與今之專重香氣不
講用後對於皮膚之如何者不同
凡用香皂而欲不負吾人用香皂
之原意者惟此棕欖香皂而已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啓



歸來的小貓

呂伯攸

爲了屋子裏的耗子們太作怪了，每晚總攪得人不能睡覺；所以等那鄰家的老貓生了產，妻便學着陸放翁，實行那「裹鹽迎得小狸奴」的故技了。

這真是一隻可愛的小貓，雪白的毛片，猩紅的小嘴，雖然生下來不上兩個月，但是，縱跳活潑，鳴聲柔和，我相信阿拉伯人的傳說，「上帝在貓體內，特賦與一種女性和婉的性質，以慰安人類爲天職」的話，是不错的！

妻在閒暇沒事的時候，常常引逗着牠，教牠玩皮球，替牠理毛片，頓使我們這沒有孩子的，寂寞

的小家庭裏，添了許多的生氣。我又記起，阿奇來白里曾在他的「爐旁之妖像」裏說，「家庭生活者，凡屬婦女，都愛畜貓……因爲，有了牠，纔覺得融融洩洩，能增加美妙家庭的樂趣。」他所說的，於今也證實了；這小生命所賜與我們的，是如何的偉大啊！

可是，這樣地過了幾天以後，我總覺得那小貓所能慰安我們的動作，終於太簡單了，太乏味了，我便漸漸地回復了舊時的寂寞。

「有了這小貓，不是熱鬧了許多嗎？怎麼你近來又不歡喜牠了？」妻在我工作回來，悶悶地躺在沙發上時，這樣說。

「熱鬧雖熱鬧了些，但是牠終究沒有理智的；總不如和幾個朋友談談來得有興味——K，我們倆的朋友，委實太少了！」我說。

而且，那小貓到我家還不上兩個星期，我便發覺了幾樁可使我憎恨牠的事實。

有一次，我剛做好了一部兒童故事詩，就把那小貓充了書中主角，盡情地贊美牠一番；在我自己看起來，或許那英詩人黑立克所作的譽貓文字，也不過如此了。我便費了三個晚上的功夫，把牠

騰寫好了，預備拿到書局裏去支幾元稿費，應付明天的房錢。

誰知那小貓，不知爲了甚麼，偏要和我搗亂！

晚上，我們都睡熟了，牠竟偷偷地爬上了我的寫字檯，就在那本稿子上，當做了牠的便所，把幾十張紅格子的編輯紙，溺得淋漓盡致，沾成了模糊一片。

這如何使我不急，非但第二天經租帳房的白眼不好看，就是這幾晚的心血，也覺得太不值得了啊！所以，我當時便一把抓住了牠，狠狠地捶了一頓，以發洩我的怒氣——自此以後，痛恨那小貓的萌芽，便茁發在我的心上了。

在我正在憂憤的時候，差足自慰的，幸喜這一天，我們家裏，來了一位許多年不見的老朋友F。F是善於辭令的人；當我在S小學校和他做同事的當兒，我們每天下了課，便在房間裏杯酒談心，異常親密。海闊天空地，不知道從那裏來的，總有這許多新鮮而談不完的話，互相慰藉這一日間的疲勞。所以，我和他，漸漸地成了一刻不能相離的好朋友了。

自我脫離了S學校，投奔到上海來出賣心血以後，F也就得到一位親戚的援助，到N城的一

個公署裏，充當科員去了。

這一別，已經相隔六年，此翻重見，我們依舊像六年前一樣地欣慰。所不同的，我是有了一個小家庭了，他卻反弄得妻離家散，十分頹唐。這其間，雖有不少的波折，我卻不願把他一一寫出了。

當時，我很熱誠地邀他在客堂裏坐下以後，他便告訴我：近來因為經了戰事，他的親戚頓時失了勢力，因此，他的地位，也便連帶地搖動了；在N城站不住腳，祇得跑到上海來再等機會。

最後，他又囁嚅着道：「你這裏，可有餘屋借我暫住嗎？暫時的，決不……」

「可以，可以，我現在做書房的亭子樓，可以讓出給你住！」我早明白了他的意思，所以不等他說完，便這樣說。

立刻動手，把F的很簡單的行李安置好了；我們仍舊回下樓來，暢談這六年來的契闊。我覺得F還是從前的F，不過官僚式的虛偽氣，卻已充滿了他的言辭舉動間了。而且，在談話的時候，他又時時地在身邊的一隻小匣子裏，撮出幾粒小藥丸來吞服着，他說，「這叫做銀衣衛生丸，功效和仁丹差不多。」不過，據我所知道的，這實在是一種鴉片的代用物，便明白他是已經染了嗜好。但是，

我相信，這和我們的交誼，是沒有關係的。

晚飯以後，我們又開始了幾年沒有過的長談了：我們談到S學校的往事，談到N城的風景，更談到上海近來的影片潮，兩個人一吹一唱，精神異常興奮，要不是妻來提醒，我也忘記了鐘上的長短針，已併攏在1字上了。

我將他送進了亭子樓，便和妻同進房來。一眼瞥見了沙發上睡着的小貓，我心裏不覺又暗暗地想：「到底這種沒有知識的東西，怎能安慰人呢！能够互相安慰的，自然祇有朋友了！」想着，想着，我竟在牀前踱來踱去，忘記了睡眠。

「怎麼，你今天這樣的興奮啊？時候不早了，再不睡，明天怎能到公司去辦事！」妻已經鑽進了被窩。

「今天F來了，我覺得很高興；此後，我們可以不愁寂寞了！」我一邊解着衣，一邊說。那小貓睡得呼呼地，我們都隨着牠那一高一低的拍子，闖入了美的夢境。

第二天，我從公司裏回來，一路走着，驀地又記起了F；本來，我打算邀他出來，痛痛快快地喝一

回酒；回奈我這幾天手頭委實太不方便了，祇得臨時改變了方針，在一家熟食舖裏買了些醬鴨、燻肚、牛肉……之類，預備拿回去做我們的下酒物。

當我一走到家裏，楊媽纔把門開了，妻便張惶地趕了出來。

「唷，可怕呀！你快去瞧瞧F罷，他不知道患了甚麼急病呢！」

「什麼時候起的？」我也有些驚慌了。

「誰知道呢，他祇是直挺挺地躺在牀上嚷呢！」妻很不耐煩地說。

我急忙把幾個荷葉包在客堂裏一擱，三脚兩步地趕到亭子樓裏。祇見F躺在牀上，眼淚鼻涕，已像軍閥們擴充地盤似的，佈滿在他的臉上了。

「F，怎樣了？可要些甚麼？」我已知道他的病源，一定和昨天的銀衣衛生丸有些關係，先這樣試探了一下。

「哦……P……發……肝……氣……可有……鴉片……這是靈藥……一定……就會好！」

F斷續地說。

這真是一個難題目了；我活了三十歲，卻從來沒有嘗過這個玩意兒，怎能知道那裏有這東西呢？幸虧楊媽熟於衙堂裏的社交，纔化了一塊錢的代價，向第八弄裏的一家人家，連傢伙都借了來。靈藥一吃下去，頓使那垂死的F，立刻又救了轉來；他很敏捷地從牀裏爬了起來，依舊和我前漢五代地談着，彷彿忘記了剛纔那種委頓的神氣。

經過了這回忙亂，等我們走下樓去，祇聽見唏嘩唏嘩一陣響，那貓先生早已翹起尾巴，高高據在桌子中央，正在大嚼那幾個荷葉包了。我霎時憤怒得把昨夜剩留下的餘怒，一齊都湧了上來。我隨即提起皮鞋脚，向他背上踢了過去——雖然，牠見了我，早已嚇得跳在地上了。

後來，還是F的勸解，我纔讓牠溜跑了。祇是，我對於那小貓的憎恨，卻由萌芽而發了枝葉。

很快地兩個月過去了；我近來的經濟既沒有寬裕一些，加之F的肝氣病，還是三日兩頭的要發，在這樣米珠薪桂的上海，驟然添了一副鴉片傢伙的負擔，委實使我有些爲難了。況且，妻的棉衣，都破舊得非重做不可了……但是，一轉念間，我又猛記得日地的租米，快有收穫了，現在暫時雖負些債，到那時不可以彌補嗎？因此，我又自慰自解地快樂了。

「F欠了大和館的眼……」

「祇有這五塊錢了！」妻拿出一張五元鈔票，擲在我的面前，「今天又要買米了，怎樣支配，我不知道，你拿去！」

「呀，K，朋友的交誼……」

「朋友互助，誰不知道！可是，誰能餓了肚子，替朋友付鴉片錢，還酒菜賬呢？——唉，P，我是真省得連一個小錢都捨不得化呢！就是那隻小貓，餓得多麼瘦，我到今天，沒有好好地買一條貓魚給他吃……」

「你祇知道那隻小貓。小貓，小貓，這樣尊崇他將來會像埃及人一般，失了那白利雪姆城（註）呢！」我很不耐煩了，暴躁地說。

（註）波斯干巴塞斯王，和埃及戰爭時，城堅不能破；波斯士卒知埃及人敬貓，因以貓衝鋒，

埃及人寧失去白利雪姆城，不願毀傷一貓。

「這又有甚麼相干呢？這小貓又不是我的好朋友！你如果不歡喜牠，我就將牠驅逐了吧！」妻

憤憤地跑下樓去，眼眶裏已經有些潮潤了。

傍晚我從公司裏回來，真的，妻真的已負氣把那小貓驅逐了。問了楊媽，纔知道她託人帶到梵王渡的野外，拋棄了。我雖然是一向痛恨牠的，但是，屋子裏頓時失去了牠那咪咪地叫聲，空氣便比較沉靜了許多，無論那亭子樓裏的F，怎樣高聲大叫地唱着空城計，我總覺得寂寞，失去一件寶貝般地慘痛。

我十分頹喪地坐在一張藤椅上，不覺悼惜着那隻被棄的小貓了。啊，牠的柔和的叫聲，牠的活潑的縱跳……啊，當我吃飯的時候，牠怎樣地繞在我的腳邊！啊，當我枯坐的時候，牠又怎樣地玩弄那檯布上的排鬚，引我發笑……於今，卻祇有滿屋子的空虛。——我這樣冥想着，卻被一陣敲門聲嚇醒過來。

「信呀！郵差把一個桑皮紙做的粗劣信封，遞了過來。」

「誰的信？」妻在樓上問。

「H地的佃戶總管沈四毛的！」

我已拆開了封套，在那東倒西歪，似通非通的文字裏，尋求出他的大意是：

「……今年收成不佳，已於前日經公衆議定，概以八折還租，信到，務請即日派人下鄉征收，爲盼……」

「你打算幾時下鄉啊！」妻已走下樓來，拿起信紙瞧了瞧說。

「真是難事，公司裏這幾天正忙着，那裏走得開呢！」我不住地在心裏計畫着。

「F不是閒着嗎？我們不如送他一筆酬勞費，請他去走一趟吧！」

「對呀，就這樣辦罷！」我恍然大悟地跳了起來。

不一會，F從外面回來，我就將這個意思和他商量；幸喜，他倒也一口應允了。晚上，我便把幾本租簿交了給他，而且還切實地囑託他：「因爲我是正在窘迫，急等錢用，所以把米糶去以後，如果來得及，最好在五天以內便回轉。」他當時也就答應我，明天早車動身。

臨走的時候，我除給了他一筆川資以外，更替他置辦了大批的鴉片代用物——銀衣衛生丸——他纔帶了他的全部行李，欣然地出發了。

我在急盼着的五天，忽忽地過去了，但是，F的蹤跡杳然；我便不由不焦急起來了。妻說：「或者F是生手，因此便延挨了吧？」我也以這個理由很充足。

很快地，轉眼便是兩個五天，三個五個了，還是不見F回來，我忍不住了，祇得寫了一封快信給王四毛，詢問他的下落。又是三天，纔得到回信，據說：「F君在十天以前，早已將米糶去翌日，便渡C江而去……」

渡過C江，不是F的故鄉嗎？這是不必說，他現成地捧了二三百塊錢，回去過他快樂的年了。可是，羈留在上海，急等錢用的我，祇眼睜睜地迎着那可怕的年關到來。

啊，我所盼望着的老朋友，終於不回來了！

除夕那天，我東借西湊，跑得精疲力盡，總算把幾處舊欠，勉強敷衍了過去。回到家裏，剛躺在那張沙發上，想安適地抽枝捲煙解解悶；忽然聽見屋上咪嗚咪嗚地一陣叫。

「唉，小貓——P，我們的小貓歸來了！」妻興奮地叫着。

「真的？」我立刻站了起來，對着那久別而永不忘記我們的小伴侶，不覺迸出了兩點感情的眼淚來。

這寂寞的歲尾，便給小貓親切的鳴聲打破了。



不合時宜

紅蕉

他媽媽送到車站。親眼瞧見他上了車。他伏在窗口。對媽媽道。媽媽回去罷。我一到上海。就寫信給媽。就是了。他媽哽咽得說不出話來。只對着兒子一眼不瞬的瞧着。直到站長跑來吹了一聲開車的警笛。把綠旗揚了起來。他媽纔說道。以後筆上當心些。寒暖留神。勤寫家信……這三句話纔說完。車已緩緩地出了車站。母子從此天各一方了。

柳匪石先找到了一家適宜的旅館住下。第一個便去拜訪他一個業師。這業師從前是小學校裏教國文的。現在上海一家公館裏當私家祕書。叫做沈樸厂。見了匪石。便問道。你到上海來。大約是有了

什麼職業。現在上海費用真大。在上海三十元一月進款。實際上還不如內地十元的薪水够用呢。石嘸嘸道。此次到上海來。是想謀一個職業。所以特地來拜訪老師。要求老師栽培。

樸厂聽着。急忙搖手道。老弟快些回去。你在無錫。不是已有了兩件事情麼。聽說一共湊起來。也有三十餘元的進款。你還能做做小說。總算起來。只怕有六十元光景罷。上海的地方。聽聽是事情多得很。找一個事情。很容易。但是生活程度很高……你還沒有娶妻子麼。匪石道。沒有咧。樸厂道。那還好。娶了妻子到上海。更是不了。上海什麼都貴。像我。每月也有一百元的收入。但是總前吃後空。天天鬧饑荒。至於找一個事情。卻也不易。要找六十多元的事情。更屬不易。我一個表姪。他是英國工科大學留學生。回國了以後。託我謀一件事。已經半年了。還沒找到咧。他也沒有奢望。只求有事可做。不拘薪水多少。因為他家況還好。總算不會受窘。你好好的內地有事做。何必跑到上海來呢。並且上海繁華奢靡。誘惑少年的環境太壞。於你也不相宜。還是早些回去罷。

匪石道。不瞞老師說。我本地不容我再住了。樸厂道。什麼。為何不容你住在本地。那你一定荒唐了啊。匪石又嘸嘸道。我近來因為本地的市政太壞。撰了一篇論文。批評當地紳士。只知爭奪市政權。卻不

整頓市政。送給當地報紙。他們不肯登。便寄到上海報館裏。居然登了出來。誰知被一個紳士。打電話與警察廳長。要拿辦我。我也住不得在本地。所以逃到上海。想求老師栽培。樸厂道。你一定謾罵了紳士。自然紳士不答應你。匪石道。我是一篇很公正的文章。說着在袋裏掏出一張報給樸厂看。樸厂接着看了一遍。點點頭道。文章是做得很好。話也說得不錯。照法理講。你是沒有罪的。但是你太不合時宜了。現在的官員軍閥。果然罵不得。紳士也批評不得啊。你知道現在的大紳士。連官員軍閥都要遷就他呢。既然如此。你姑且在旅館裏住兩天。再作道理。我必給你留意便了。否則你可以住到我家裏來。因我借了一個統廂房。住了大小八九個人。委實擠不下。這是很抱歉的。不過旅館生涯。很不適宜。無論如何。我在短期內。給你謀一席之地。

匪石還有許多同學朋友。有的在報館裏做事。有的在洋行裏當書記。有的在影戲公司做導演。也都一一前去拜訪。請他們設法。代謀一枝之棲。朋友們見他來了。倒很歡迎。今天這個請他吃夜飯。明天那個請看影戲。熱鬧非常。卻不提起代謀職業的話。匪石都竭力敷衍。很和氣的酬應。但是許多朋友。總覺得他纔自內地到上海來。許多漂亮事情不懂。是很不合時宜。因此對於他囑託代謀職業。很費

躊躇。覺得上海的職業。都是漂亮職業。沒一件配他做。也不容易推薦。究竟他的老師。深純忠厚。知道他的學生沒有職業。逃遁在上海。是不了之局。各處設法。代他謀到一個職業。

原來是一家富家。有兩個孩子。正是上學的時期。若是送到學校裏去。又怕綁票。所以蹉跎着。在家裏玩着。被樸廠知道了。便託了人去遊說。請一位西席。居然一說成功。把匪石薦了去。這富人自己是吸鴉片煙的。成天在煙榻上。也沒有什麼學問。兩個孩子很聰明。因為纔讀書。程度很淺。樸廠叮囑匪石道。你好好的去教授。他們供給膳宿很豐。每月薪水四十元。也不算小了。學生程度很淺。有空閒的時候。你還可以自己做做小說咧。

匪石很高興的去了。果然「天地日月山水土石……」教授很容易。自己很可以抽出功夫來專做小說。聽了母訓。再也不做論文。批評紳士們了。

許多文友。知道他現在上海。有的是慕他的大名。有的是討論學術。有的是請求撰稿。紛紛的去拜訪他。平均每天總有七八個人。這輩客人也很知趣。知道他白天是教授時間。去了要耽誤他的功課。好

得上海在夜間訪人。不算一回事的。所以都在夜間去。但是這富家。平時怕綁票。而主人又不和人交際。所以門庭很清靜。再也沒有什麼人上他們的廳堂書房裏。如今有了這西席老夫子。倒很熱鬧了。賓客滿室。一反從前的景象。卻被女主人知道了。心裏很不快活。並且很覺得危險。疑心這些賓客之中。多少有些綁票的嫌疑。便暗囑看門巡捕。凡是有人來訪西席先生。一概回說不在家給他擋駕。從此廳堂上又寂靜起來。而許多朋友都寫信來抱怨。說爲什麼約好了鐘點。屢次他出。累人白跑。匪石覺得很奇怪。還沒想到東家討厭他的賓客。一天剛剛撞見看門巡捕回絕他的客人。這纔大怒。巡捕也不敢說什麼。只得讓客人進去。一面卻跑去報告主人。

女主人便對她丈夫道。這先生很不合時宜。太不漂亮。他以為我們這裏和他窮人家一般沒有危險的。我命巡捕擋了客的駕。他不覺悟。而大發脾氣。這樣人多嘈雜。萬一發生了什麼事情。怎麼得了。不如早些辭了館罷。他丈夫是無可無不可。但是因爲推薦人也是一個大富翁。無端辭館。礙於情面。只推說現在孩子堅欲到學校裏念書。所以進了聖喬治小學校。命賬房多送一個月束修。寫信給原薦人。通知辭館。匪石起初不明所以。後來纔知道委曲。也自認不合時宜。很頹喪的再遷到旅館裏去。

他有個友人。在影戲公司裏做導演的。很熱心地介紹他到黃浦灘公司裏去辦事。經理問導演道。你介紹的那一位。能開汽車麼。能游水麼。能騎馬麼。能……導演忙說道。他都不能。他是報界很熟悉的。我想請他來專任宣傳的事務。關於宣傳的事。一定要這一等人才相宜。因為報館裏編輯。對於投稿。非熟人不容易登。而宣傳的稿件。一定是另有一種體裁。一定要以投稿人口氣爲佳。所以我介紹他這邊來。經理道。要多少薪水呢。導演道。二三十元也足够了。經理道。那麼二十元罷。每天教他做一條新聞。登在報上。空下來拍拍戲。兼任演員。多少再貼一些點心錢。

匪石因爲閑得無聊。又因這公司裏卻也有膳宿供給。所以就跑去就職了。導演也沒有對他說明要兼充演員。待到臨時。派他扮一個督軍的貼身廝僕。匪石沒有應允。導演很不快活。在閑談之中。常說逢場作戲。俗不傷雅。在上海吃飯。總要圓通些纔合時宜。匪石明知他話因。但是自己評影戲評得太多。一旦自己登場。自然有許多人要批評他。扮演得好。還不要緊。扮演得不好。豈不被人譏笑得死。何況又扮一個小廝。更不成話。所以堅決的不演。導演也奈何他不得。後來導演因缺一個紳士。又要匪石扮道。如今是一個紳士了。何等的高貴。我想你只要裝上兩撇鬍子。穿一件馬褂。規行矩步走起來。

活龍活現一個紳士了。成績一定很好。導演這麼說着。以爲匪石一定可以應允了。誰知匪石又推推託託沒有應允。導演更是一百二十分不快活。暗想你的飯碗還是我介紹的。倒這樣的倔強。太不講情誼了。

宣傳電影的新聞。材料委實不多。但是總經理天天關照要做新聞。沒法子只得把女明星今天多吃半碗飯。對誰罵了一聲殺千刀。都做了新聞。送到各報。有登有不登。總經理看了還喜歡。點首道。這種新聞。纔不呆滯。並且允許片子賺了錢。也可以分一些紅給匪石。

片子開映了。匪石更竭力做新聞批評。送到各報捧場。各報因爲是熟人的稿子。不管肉麻不肉麻。也多登了。但是結果。這張片子因爲編劇扮演攝影都不見佳。所以生意很壞。還有許多小報。因爲攬廣告攬不到。更一致的攻擊。並且攻擊到該公司宣傳新聞。對於女明星起居註。罵爲無恥。小報一罵。生意越壞。總經理叫匪石去疏通各小報。匪石道。除了送廣告給他們。無第二疏通辦法。總經理怒道。你不是報界很熟悉的麼。公司請你來。就是如此。出了你二十元一月的薪水。可以省許多廣告費。如今付了你薪水。仍要送廣告給各小報。那公司裏錢難道沒處用麼。你近來撰的新聞。也太無價值。致被

他們罵爲無恥。他們雖然罵的是你。於我們公司裏。也很不好看。如今你既然不能疏通。我們一輩送廣告去便了。但是從明天起。先生如有高就。請不必再來了。匪石聽了一氣。去告訴導演。導演冷冷的道。你要是早聽了我的話。兼充了演員。那麼我還可以給你想想法子呢。現在真無挽回之法。以後我再給你留意機會罷。匪石一忿。立刻把行李搬遷。重又住旅館。

一個朋友。又熱心介紹他到一個報館裏去當編輯。因爲增刊一張「消遣新聞」。專載些遊藝的消息雜誌。和各商店貨品新到的新聞。是招徠廣告的性質。凡是登一則廣告。總聯帶一則新聞。必須同日登出。這一種新聞。編在本埠新聞很難看。便歸入消遣新聞欄裏。所以這編輯很容易。

匪石這纔很起勁。一來合了他平時的希望。二來有了筆墨的地盤。有發言的特權。三來在影戲公司裏撰肉麻新聞。實在自己也覺得肉麻了。借此可以公公道道講些藝術上的話了。所以自己還每天做一件稿子。泛論藝術界的優劣。讀者倒很歡迎。這報紙因爲有了消遣新聞。銷數也添了不少。經理先生很看得起匪石。不走到編輯部則已。走到編輯部。一定要來敷衍敷衍匪石。匪石知道外間歡迎。於是格外賣力。

他又因為讀報的很注意電影。而自己發了許多批評影片的稿件。也不知道評得對不對。不能不先去看看影片。再回來發稿子。那纔有斟酌。這時恰巧古裝影戲公司有一張歷史片。叫做「高力士」。就是寫楊貴妃唐明皇的故事。他便跑去參觀。誰知布景簡陋。服裝不穿古裝而穿時裝。並且還有西裝。已是荒謬達於極點。其他疵點很多。他看了回去便撰了一則批評。說明古裝戲應如何斟酌。古用古時文物風俗舉止纔對。及編劇的原則如何。電影的分幕如何。一共一千多字。刊在消遣新聞。他想中國電影實在太不考究。於國產影片的前途很危險。不能不加以糾正。但是一想這本戲在本報上刊登的廣告很多。他於同時又發了三四篇頌揚他的文字。同日登出。這也虧他的苦心孤詣了。誰知古裝影片公司一見了報。勃然大怒。立刻到報館裏去撤銷廣告。並且聲言要請律師起訴。被報館經理知道了。連忙挽人去說情。情願做一篇極好的批評登轉來。影片公司道。你們去登了轉了。待我瞧見了再談便了。報館經理沒法。只得請匪石再做一篇。要說得天花亂墜。如何如何好。連外國的歷史片都不及。匪石實在不能做了。只好辭了職。又重住旅館。

他媽媽知道了。立刻寫信來叮囑。說到了上海。筆頭上又闖了禍。以後當心些。不要再罵人。處世第一

要圓通些。纔可以做人吃飯。千萬自己留神。

柳匪石一肚皮不合時宜。到此方始覺悟。處處留神。和靄近人。別人說太陽西天出的。立刻順着說。昨天太陽是沒在東方。許多朋友都願意汲引他。同時兼了三四個職業。如今是進款很豐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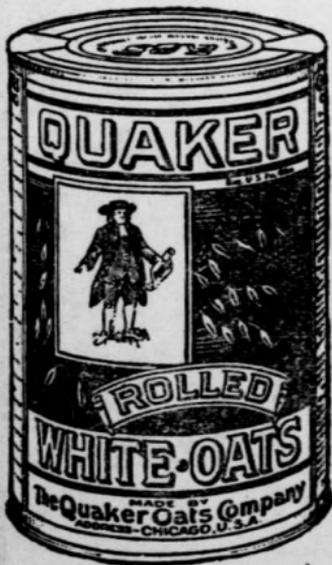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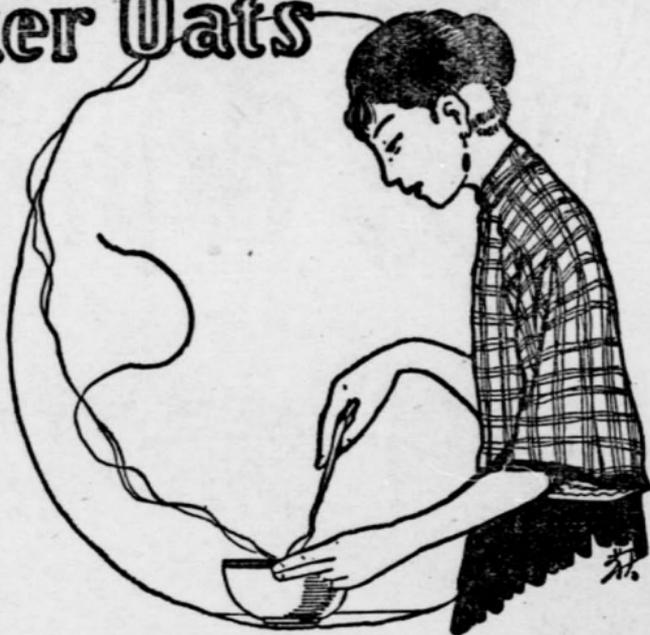
白蜂蜜

(于昶廣)

東省鐵路蜜蜂車站。以盛產蜜蜂得名。其蜜色白如雪。凝如羊脂。味極甘香。去年余有事赴綏芬河車站。道經蜜蜂站。市白蜜三盒。每盒約三磅許。價值一元。此白色之蜜。前未之見。東省固多異產。此蜜亦其一也。

Quaker Oats

同為食物。而其
所與人者有不同



老人牌桂格麥片
所含滋養之原質甚
富能補血強筋益氣
健腦食之有常能即
見效且消化容易味
美氣香尤為人人所
喜

上海郵政第六五〇號經理
各處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請看 梅蘭芳 出世



梅蘭芳不信請看左面的圖
 現在出世的却是香烟裏的
 世的話呢要曉得二十年前出
 的乃是在舞台上的梅蘭芳
 出了世怎樣現在又有出世
 的么伶他在二十年前已經
 梅蘭芳是個中外咸知

樣不是至高無
 上的梅蘭芳牌
 香烟麼哈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舊夢

(續)

(寒五)

水藻 (舊夢之二)

姊姊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一夜過來，忽然昏迷不醒。任是怎樣高聲叫她，任是怎樣用力推她，她卻只是白着眼，似斲非斲的昏迷着。所使我們大家沒有絕望的，便是呼吸沒有斷絕。

父親早晨本來起身得很遲，這天忽然給這不幸的消息從睡夢中驚醒，即刻披衣下牀，拖了鞋子，直闖到姊姊的牀前，「端！端！」的喊了兩聲。但是姊姊依然只有呼吸，沒有知覺。母親對於疾病，薄有經驗。這時她把被頭撓起，解開姊姊的胸懷，摸了一會，看了一會，隨着用否定的口氣說道：「看來恐怕是中了風邪，發的悶症。」父親道：「那麼，我去請薛友聲——醫生——來。」一壁迅速的扣紐

子，並且喝令我到房中去拿襪子。一一結束停當，也不漱洗，一溜煙下樓出門去了。

我於姊姊，素來有些仇視心。這時卻受了不經見的激刺，早把仇心打消了。這時我惟恐有什麼不幸的禍事，臨到我姊姊的身上。我惘然地靠在她的牀前，一眼不瞬的瞧着她，心上卻不住的幻想着各種禍事：最恐怖的，便是說或姊姊死了，便要蓋入烏黑的棺材裏，我將永遠不得和她見面。想到這裏，我不禁深深的懊悔起來，我懊悔以前不應和她爭奪，和她鬪口，並且背了父親母親的背，出其不意的襲擊她。

郎中薛先生來了。這位先生，因為生意好，所以架子也非常大：每天非到天將斷暗，鴉片過足癮，從不輕易出轎的。但是這回卻因父親的面子關係，竟特別破例，犧牲了睡的幸福，大清早便跟着父親，冒着微雨，踉踉跄跄的奔到我家。父親直引他到姊姊的牀邊，一眼瞧見我還呆瓜似的站在牀前，便不由分說，腦殼上劈的一下，罵道：「爲什麼還不滾到書房裏去？」這一下，卻提醒了我的早飯問題，我於是急忙退到樓下。但是小婢因為母親忙着，她也忙着。竈間還冷靜靜的。所幸隔夜吃得飽，肚裏並不餓；又覺家中的情形很緊張，我於是拿了書包，撐了父親的洋傘，寂寞地上書房去。

別天我在學塾裏，好說從不想到家中。因為我雖然懼怕學塾，家中也未始不懼怕。但是這天我卻記念着家中，尤其一心記念着我驟變常態的姊姊。好容易挨到離開放飯學約摸還有半個多鐘點時，我已忍無可忍。便想了一個計策，鼓起勇氣去哄老師道：「今天我的姊姊得了病，沒有人來同我了，母親叫我早些回去的，現在我好去麼？」老師正忙着一張和人代做的稟單，沒有故意留難，很爽快的把頭向外一抬，表示去罷。我於是很得意的對別個同學霎霎眼，表示今日得到了老師罕有的優待，把書櫃上的書收拾起來。

但是一出大門，一個問題便來提醒我：早回了家，父親豈不是又要拿我嚴加管束。沒奈何，我於是不得不暫在街上消遣些時候，所幸雨已停止了。

三板橋是我和姊姊每天從家到學塾，從學塾到家所必經之路。尤其是靠近姊姊的女學堂，這地的景緻，又幽靜，又清潔。兩岸彷彿是翡翠砌成，碧油油地S形式的直達望得見的玉梅橋。三板橋的兩旁，一邊是洗衣婆婆家的紅瓦黃土屋；一邊是旁着高邱的硃牆關帝廟。廟的隔壁，就是我姊姊的學堂。橋下的河很淺狹，河中有一條破磚和瓦片築成的壩，是洗衣婆婆家的兒子，和關帝廟裏的

小和尚所合作而成。我喜歡走這壩，尤其比走橋喜歡。站在壩上，便會想到橋的平凡。但是姊姊卻從沒有走過，因為她恐怕一失脚，便要跌在水裏。

這天我走到橋上，低頭瞧着水裏：我的臉，依舊很清楚地映在暗綠的水藻裏。但是我驟然感到孤獨的悲哀，每天我在水藻中，可以看見兩個影子，今天卻只有一個了。聯想到我姊姊早晨的模樣，不值錢的眼淚，幾乎又止不住的滾出來。

姊姊是素來喜歡水藻的，時常叫我撈了放在她的水盂裏。如今一病，不知道要經過多少時候纔到這裏。我想：家中也有個湖綠大水盂，我何不撈些回去給她頑頑。我於是獨自走到壩上，把洋傘柄在水裏勾了一大枝出來，在水裏洗了一番。回到岸上時，我覺得時候已經差不多，而且天又快要下雨的模樣，我於是提了水藻，迤邐而行。但是走了一段，我又覺得偌大一枝水藻，提在手裏，給父親瞧見，必定又要大怒。後來我想到了個妙法，把洋傘撐開，將水藻藏在傘骨子裏，等到了家，再悄悄地拿出來，便不會給父親瞧見了。

回到家時，父親正在樓下，我恭肅地叫了一聲，便帶了傘預備上樓去。但是父親止住我道：「你

人到樓上去罷了，潮濕的傘帶上去做什麼？我於是輕輕地把傘靠在門角裏。當我走上樓梯時，父親又把傘移了一個位置，掛在搭面巾的竹竿上，祕密卻沒有發覺。

姊姊已經坐在牀上，背靠着牀欄，並且仍舊能夠說話了，不過神形很疲乏。她告訴我胸口曾經打下去一根篾兒那麼長的針，但是並不痛，我在無限的歡樂中，也吃了一驚。隨後我把水藻的事情告訴她，她聽了很欣喜，並且叫我明天早晨留心了貓魚兒，有活的便拿出來，一起養在水盂裏。

姊姊的午餐是特煨的米粥，吃時忽然覺得沒有過粥的菜。我們的飯菜，她是不能夠吃的。父親於是親自到街上去選購。這時可惡的雨，又在浙浙瀝瀝的落下來了，父親便把面巾竿上的洋傘帶了去。這一來，唬得我把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我想：禍事又來了，但是老天默佑，倖倖得很，水藻竟安然無事，並沒落下來。

但是不一會，父親回來時，一手撐着傘，一手捏着一塊荷葉包的醬瓜，手指縫裏很顯明的夾着一枝長的水藻，彷彿垂着一串美麗的纓絡。

母親正覺得有些奇異時，父親鐵青的面孔，把水藻遞在母親面前道：「喏！你瞧，我撐着傘走時，

忽然覺得頭上有什麼東西拂着。抬頭一瞧，原來是這麼大的一枝水藻。你道是甚麼人做的事情？說着，把水藻和醬瓜端端正正的放在飯檯上，彷彿表示還要留待研究。

母親一壁竊笑，一壁朝我白了一個眼，隨手把那枝水藻，拈了丟在門角裏。

這一餐午飯，父親竟氣得沒有和我同桌而食，然而我卻因此得以照常飽了一頓。

浣溪紗

(野鶴)

隔雨紅樓語未通。半年相望也匆匆。驀然一別那重逢。
便欲有情愁突兀。未能無意托朦朧。人生大抵夢隨風。

謝寄塵贈詩稿

(野鶴)

誤我十年惟宋學。啓予一言在人間。(謂王靜安人間詞話)
從今更有三分法。好向心頭細細鐫。(余最佩序中詩分三類之說)



再記李叔同先生

伯攸

昨天看到子愷近作的小說法味，覺得我以前所記關於李叔同先生的事，尚有疑點和疏漏處，現在從他那篇作品裏，摘要補記如下：

據李先生自己說，他有許多的母親；在他出世的時候，父親已經六十八歲了。而且，他還有哥哥和姪兒等，一直住在天津。（到他出家後，纔斷絕音問。）那末，我以前所記的「父親因晚年乏

嗣……」的話，似乎有些疑問了。這個，祇得留待將來和他晤面時，再向他請教了。

他五歲死了父親，他們的大家庭便不能相安；他的生母——或者因為是側室的緣故——曾受盡種種的苦楚。最後，在他二十歲時，纔伴着她，搬到上海來住。

那時，他入南洋公學讀書，他家就在大南門

金洞橋的一所屋子裏。這屋子是許姓的產業，名為城南草堂。他和屋主許幻園，因為是義兄弟的關係，所以兩家就同住在一起。

在這時候，他自己說是「一生最幸福的時候。」直至他二十六歲，母親便死在這城南草堂中，年紀還祇四十多歲。而他正在忙着預備後事，沒有和她永訣，這是他後來認為畢生的憾事。此後，他自然便無家無室，成爲一個孤零的人了。綜計他所謂「最幸福的時候，」大約就在這五六年間。

他在悲痛之餘，纔捨棄了南洋公學，遠渡日本。等他由日本回來，許家早已門庭衰落，屋子也

換了主人。那時，他曾走訪過故居，據說，那屋子旁邊的小浜，那苔痕斑剝的金洞橋，一切都依舊，不過在牆門上換了一種髹漆罷了。

今年——民國十五年——夏天，他因事到上海來，順便想去訪問一處講經的地方，叫做超塵精舍的，於是，他又跑到大南門去了。可是，找了許久，總找不到超塵精舍。結果，他祇得改道去看看他的故居城南草堂。

那知他剛走到城南草堂門口，就瞥見高高掛着的一塊橫匾，很顯明地標着「超塵精舍」四個字。這真是奇緣啊！

不過，舊時的小浜，已填成馬路了，橋也折去

了，樹也砍伐了。誰料到他的故居，也和他一樣地
皈依淨業了。

最後，我還有一點要附帶記載的，就是和李
先生同時剃度的那位招賢老人。他是李先生的
師兄，李先生法號弘一（近又別字論月）他的法

號叫做弘傘。

弘傘師本姓程，名中和，在二次革命時，他尙
在充當團長，曾一度親臨前敵，攻克過南京的兩
花台。

遊黃花崗憶母

（伍玉英女士）

我慈愛的母親！
你肯這樣地忍心，
和你飄泊的少女，
永遠地離別了嗎？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本行設立已二十一年兼辦儲蓄業務與他項營業完全劃分保障儲戶力求鞏固所有儲蓄存款種類爲(一)活期儲蓄存款(二)特別儲蓄存款利息均較普通存款爲優隨時可以支取(三)整存整付(四)零存整付(五)整存零付(六)特別零存整付(七)特別整存零付以上(三)至(七)五種均爲囑託存款最適於婚嫁修學養老卹孤之用期限愈長利息愈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地址 上海北京路江西路轉角 電話中央二六一二三四五號

府上缺少屏聯堂幅麼？

請用商務印書館精印的名人書畫·最古雅，最便宜，有下面四大特色：

- (一)影印名人書畫與真蹟絲毫無異成本紙計紙料及印工故售價極廉
- (二)精選上等寶宣金箋色澤古雅年久愈佳
- (三)單色用珂羅版深淺分明彩色用影印或請名手設色鈎金用上等赤金
- (四)圖章用上等印泥經久不油不黑綾絹裝裱俱用國貨堂幅軸頭用真紅木

小421

唐五代詞選

全一冊 連史紙定價四角
毛邊紙定價三角

是選爲光緒中葉成漱泉所編馮蒿叟序而刻之膾炙已久傳本頗稀本館覓得原刻適最近創製之仿古活字 字模告成用以植印字體妍妙恰與書情相稱海內倚聲家誠宜各手一編以資諷玩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

影印古書

顧氏文房小說 十册一函

連史紙本 六元

原書爲明代陽山顧元慶刻本，凡四十種，皆係漢晉六朝唐宋著名小說，所據悉係善本，昔黃蕘園稱爲罕祕，嘗欲求其全書，而不可得，本館印有全部，今以縮印，公諸同好。

漢魏叢書 四十册 四函

連史紙本 廿四元

此明代新安程榮刻本，是書先後，凡有三刻，程刻最先，何允中次之，清乾隆間王讓重刻何本，彼時已未見程刻，今閱百餘年，更可珍貴，本館購得初印明本，茲特縮景印行，極爲精刻。

四部叢刊單行本

(另印目錄贈閱)

學津討原 二百册

連史紙一百二十元 毛邊紙九十六元

續古逸叢書 二十二種 四十六册

夾頁紙一百卅二元 料半紙九十元

別下齋叢書 (唯滂閣梓齋) 四十册

連史紙廿二元 毛邊紙十八元

迭存叢書 三十册

連史紙十六元 毛邊紙十二元

函芬樓秘笈 共十集

第一集八册 連史紙三元 毛邊紙二元

第二至各八册 連史紙二元 毛邊紙二元

第十集 連史紙二元 毛邊紙二元

△另印舊學書目贈閱



又是一段關於李叔同的記載

(孟憶菊)

寄塵先生：

我在小說世界看到呂伯攸兄和你的記李叔同先生文，當時也很想寫一點關於李先生的批評。可惜在這裏功課很忙，因此，便延挨了。

今天在友人處，翻到一本「芝居」トキネマ雜誌，其中有一篇松居松翁做的「對於中國戲的懷疑」也講到李先生的事。現在把牠節譯在下面：

「中國的俳優，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當他在日本時，雖僅僅是一位留學生，但他所組織的「春陽社」劇團，在有樂座上演「椿姬」一劇，實在非常的好。不與其說這個劇團好，寧可說就

是這位飾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的。

「他們那脚本的翻譯，是很純粹的，化裝雖簡單一些，卻完全是根據西洋風俗的；當然和普通的改成日本風的，有些不同。會話的中國語，又和法語有相像的地方，因此，愈使人感得痛快。尤其是李君的優美婉麗，決非日本的俳優所能比擬。

「我當時看過以後，頓時又回到孟瑪德小劇場所見裘菲列表演的椿姬，不覺感得十分地興奮，竟跑到後臺去，和李君握手為禮了。

「……雖則這個劇團，後來便消滅了，但也有許多受他默化的留學生們，立刻拋棄了學業，回國從事新劇運動的。可知李叔同君，確是在中國放了新劇最初的烽火；但他現在卻已皈依佛門，棲隱於杭州湖畔，謝絕俗塵；倘使自「椿姬」以來，李君仍在努力這種藝術，那末，豈容梅蘭芳、尚小雲輩馳名於中國的戲劇界……」

看了這一段記載，可見國外的景仰李先生者，也大有人在；祇可惜在我們藝術掃地的中國，卻終於引不起人家的注意，這是多麼痛心的事！

我把這一段記載寄給你，希望把牠登入貴刊，做一個補白，不知道能允許我嗎？

餘再談，祝你 安善！

孟憶菊於日本神戶。



文學賞鑒法

(編者)

文學賞鑒法。決不是簡單的幾句話所能說得完。這裏不過是偶然所見到的。把他隨意寫下來。並不是有系統的論文。這是我應該預先聲明的。

詩歌中所敘的事。只不過逞着自己的意思說。並不必和實在的事一些不差。例如李白的詩道。「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這也不過逞他的意思這樣說罷了。我想一個人的頭髮。決沒有白得這樣快。除卻是戲臺上所演的伍子胥過昭關。實際上決沒有這樣的事。但是不失為好詩。詩歌中這樣的例子很多很多。舉不勝舉。

但是在那科學觀念較深的人。對於這樣的說法。就不免懷疑。古來有許多人評論「孔雀東南飛」

的詩。對於「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以爲這幾是後人加添的。他的理由是在那幾年中間。小姑長成得沒有這樣快。這樣說法。固然是考據者極精銳的眼光。但是賞鑒文學。卻不能如此看法。倘然如此看法。那麼古人詩中講不通的地方就很多了。我以爲賞鑒文學。不宜用這種方法的。

又如張繼的楓橋夜泊詩道。「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前人議論他夜半沒有鐘聲。鬧成笑話。這是大家所知道的。不必說了。就「對愁眠」三字。也有人說他講不通。於是就硬派愁眠是一塊石頭的名字。這樣說。在文字上固然容易講得通了。但是詩就被他講壞了。

同樣的趣事。最近也發現過。杜甫詠昭君詩。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有人說黃昏二字是個村名。謂黃昏村見於某書云云。（書名原文亦未說出。）余按黃昏二字分明是指時候。何以說是村名。因黃昏時候。爲一日中最淒涼之時。故作者於全日中截取此時。以寫其淒涼寂寞的狀況。若將黃昏二字作村名解。全句便成了死文字。還有甚麼好處。黃昏是村名。也許是實事。不過我們要考明

白。在杜甫以前。那地方是不是有這個黃昏村。倘然在杜甫以前。有這個黃昏村。那就可以說。倘然在他以前是沒有的。只是後來發現的。安知這個黃昏村的命名。不是根據杜詩而來的麼。怎可以拿他來證杜詩。這一層。本來另是一個問題。若就詩論詩。黃昏二字是作時候解好。

再有詩中說到鳥獸草木的名字。我們斷不可用現代的動物學植物學來解釋。近日有人說。「柳花與柳絮不是一物。而詩人混用不分。多體察欠精。」云云。並謂「生於葉間作鵝黃色者。花也。迨花既退。就帶結實。熟後亂飛如綿者。始爲絮。」解釋花和絮的分別。固然不錯。但是詩人之所謂柳花。也就是柳絮。只因他隨風飛散如花。便名爲花。如「雪花」「浪花」之類。都不過是這一類形容詞。又何必是真花呢。所以詩人之所謂「柳絮」。譬如「雪片」。詩人之所謂「柳花」。譬如「雪花」。實則「雪片」就是「雪花」。本非二物。如此說來。又何必說詩人體察欠精麼。

某君又說。「芰與荷爲二物。芰就是菱。菱花無紅色者。而秦少游詩。紅芰花開鑿水香。是誤芰爲荷」云云。按此言可備一說。然物名之誤。不足爲文學上之病。

某君又云。「滕王閣序。有落霞與孤鶩齊飛一聯。螢雪叢說謂。落霞爲飛蛾。一名霞蛾。序句云云。蓋云

野鷺欲食霞蛾。逐之並飛也。」云云。余按螢雪叢說的話。當年我也見過。他還說霞是不移動的。（不比雲會移動。）所以不能說飛。故拿落霞二字解作蟲名。我以為此說是不通的。原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二句所寫。都是在滕王閣上所見的遠景。他這時眼睛裏決看不見飛蛾。讀者試閉目靜思。假如身臨其境。還是那一種解釋好。霞固然是不會移動的。然在詩裏不妨如此說。就是照他的話講。落霞作飛蛾解。鷺逐飛蛾而欲吃他。那麼當云。落霞在孤鶩前飛。或孤鶩逐落霞而飛。決不能說「齊飛」。齊飛二字。大不妥了。（不過這是笑話。讀者不要誤會。）

又楚辭「餐秋菊之落英」。宋人議他菊是始終不落的。不當說落英。我以為落字是包含「採之使落」之意。就是洪興祖註楚詞。也是如此說。而陳君小蝶。則又說「落」字作「初」字解。引爾雅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為證。落英猶云初花。這固然可備一說。然讀詩的人。決不可被他拘泥。倘然要字字交得出的確訓詁。有時反把詩的好處失掉了。

大概上面所述的各說。始於宋人。後人尤而效之。不知講文學上的神理。只在這等地方吹毛求疵。鬧得笑話很不少。如「黃梅時節家家雨」「梅子黃時日日晴」「熱梅天氣半陰晴」三詩的衝突。如「春

江水煖鴨先知」鵝獨不知耶的疑問。人人都知道的。不必多說了。

宋人既開了此端。而今人關於科學的知識。比較豐富得多了。而最近大家又多做「考證」的工夫。所以這樣的說法。就更多了。實則這種說法。是文學上根本的仇敵。

我說這話。我不是反對科學和考證。不過科學又是一件事。考證又是一件事。他們和文學都不相干的。有時候是不相容的。賞鑒文學的人。切不可受了他們的束縛。

再有一件極有趣的事。就是最近我編輯一種兒童用的書。中間有兩句道。「天明日出。烏雀快樂。」編成以後。自己覺得沒有甚麼。經他人看過。也不覺得沒有甚麼不妥之處。後來經另一位朋友對我說道。烏雀二字。有沒有不妥的地方。因為烏就是雀。雀就是烏。說他沒有分別麼。何以要重複。說他有分別麼。分別在那裏。

當時我仔細一想。不但不能答復這個問題。反而生出第二第三個問題來。第二個問題是「日出」二字不通。因為地動日不動。日無所謂出不出。第三個問題是「天明日出」四字因果倒置。試問天何以明。豈不是日光使天明麼。是「日出」當在前。「天明」當在後。照科學真理說。固然不錯。然而

「天明日出」四字。小孩子一聽能懂。倘照科學真理說。他反要弄不明白了。當時我們因爲第一個問題。引起了第二第三個問題。我們討論了好幾次。結果還是覺得「天明日出。烏雀快樂」是自然。這雖是很簡單的兩句。一共只有八個字。卻是絕好的一個例子。能表明文學和科學的不相容。我們賞鑒文學的人。至少要明白這個道理。

(完)

愛爾蘭的野薔薇

(續)

陳大悲譯

(My "Wild Irish Rose")

編影劇者……葛雷漢貝格

製片兼發行者……美國因斯費太格拉甫影片公司

景一〇一 船頂欄杆板上

全景

那衛兵已被救醒。大家

都問他怎麼一回事。他除了記

得有人扳索下去之外甚麼也

不知道了。康也儘他們把自己

救醒，然後問道：

字幕

『有人用鐵錘打我的腦

袋罷？你們趕快給我一點酒喝

——不然我可又要昏過去了。』

一瓶酒遞給康。他就老實不客

氣的喝了一個痛快。軍官正要

向他發問。一個衛兵匆匆地跑

進來，報告道：

字幕 『費寧黨員福聊德逃走
了！』

大家異常驚訝。他是一個要犯
呀。軍官吩咐預備小船追趕。衆
兵與水兵急忙遵從他的命令。

景一〇二 水面

全景 羅伯特在昏暗的深夜
裏很懦弱的洩水逃走。

景一〇三 船頂欄杆板上

全景 康與軍官水手衛兵等
在場。康假裝頭頂右邊受傷，先

前一直用手按着。他把酒瓶交
還之後就站了起來。軍官問他
受傷的事。他一時記錯了，用手

按住頭頂左邊，說是很痛。軍官
很疑惑的問他受傷不是在右
邊麼？他趕快用手按住右邊，推
諉着說：

字幕 『可不是嗎，我的腦袋痛
極了，準是他打得太重，使我覺
得滿腦袋都是痛了。』

軍官未免動疑，但是康恭恭敬
敬地以手觸額，轉身就走開了。

軍官向水面上望着，指望把那
逃犯重行逮住。

景一〇四 巖岸

全景 羅伯特洩水近岸，掙扎
出水向後望着，替康耽心，不知
道他怎麼樣了。然後竭力撐持，
走入岸旁短樹和山石中去。漸
隱……

字幕 數月後的蘇依爾愛貝格
宅中。

景一〇五 蘇依爾愛貝格

宅的外面

全景漸現 克萊亞正在一隻攪乳的桶子前面攪乳油。亞德提着一籃在她面前經過，走進宅去。克萊亞手扶着攪杆不斷的攪着。

景一〇六 大路上

全景 毛林諾騎着馬帶了一隊兵過來，站住，觀看這一帶的風景。向兵士們發命令道：

字幕 『仔細查看海岸那邊去——見有甚麼可疑的情形立刻來報告我。』

副官行禮畢，便帶兵巡查去了。毛林諾向蘇依爾愛貝格宅望了一望，下馬，走到宅旁。

字幕 毛林諾是新近派到巴列蓋萊特村來的一位司令官……

景一〇七 大門前

近景 毛林諾過來對宅屋望了望，看見克萊亞很為驚羨。向她那邊走去。

景一〇八 蘇依爾愛貝格

宅前

近景 克萊亞正在攪乳油，一眼看那位不相識的軍官，見他儀表很是不俗，自己便只做沒有看見，依舊攪着，嘴裏依舊哼着歌兒。毛林諾走過來，面露驚羨之色，但是把她當作丫鬟看待。他開口道：

字幕 『好了，這所宅子就叫作蘇依爾愛貝格的麼？』

克萊亞很藐視他，說道：

字幕 『不對的，這叫做蘇爾愛貝格宅。』

毛林諾向她道歉道：

字幕『對不住得很；你們愛爾

蘭音的名字真咬牙。你瞧，我是

一個英格蘭人呀。』

克萊亞鼻子裏哼了一聲，然後

回答他說：

字幕『我如今纔知道你的不

幸。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呀。』

景一〇九 蘇依爾愛貝格

宅前

近景 毛林諾忍受他的譏諷，

依然保持他的好意。

景一一〇 蘇依爾愛貝格

宅前

近景 克萊亞依然很安閑的

攪她的乳油。毛林諾說：

字幕『請你通知這宅裏的女

主人，說是毛林諾司令來了。』

克萊亞告訴他這時候她不能

離開這攪乳器，除非他能假代

替她攪。他覺得做這事倒很是

有趣，便答應試試。她便教他應

該怎樣的攪。他攪的樣子很難

看，但是很喜歡讓她的手握着

自己的手教他。他向她稱贊她

的手好看——稱贊她的相貌

好看。克萊亞聽了，好像是怪不

好意思的。但是她很喜歡，回答

他說：

字幕『你這話固然說得很好

聽。但是這話如果能够用我們

愛爾蘭的味兒說出來那就更

美了。』

她很狡黠的昂首自鳴其得意。

毛林諾趁勢吻了她一下。

景一一一 蘇依爾愛貝格

宅前

近景 克萊亞逃開他的接吻，
驚極發怒。她質問他爲甚麼這
樣的無禮。

景一二 蘇依爾愛貝格

宅前

近景 毛林諾回答說：

字幕 「我就是耍嘗嘗愛爾蘭
的味兒呀。」

克萊亞聽他這樣的巧辯，又見
他並沒有一點悔弄自己的意
思，顏色頓霽。他催她去請女主

人出來。他答應着去了，忽然又

回頭問：

字幕 「你的姓是莫列葛勒勃
思不是？」

他皺皺眉頭，重新把自己的名
字說了一遍。克萊亞點頭說：

字幕 「對不住得很。你瞧，我是
一個愛爾蘭人。你們英格蘭音
的名字真咬牙。」

她進宅去了。毛林諾笑嘻嘻地
繼續做「乳油的工作。他穿着
全套武裝，那種高傲的身分，手

裏卻握着一根攪杆兒攪牛乳。

那種不倫不類的神氣煞是好
看。

景一三 住屋

全景 克萊亞很煩悶的進門
來，告訴亞德有一個司令來要
求見。亞德很高興，答應願意接
見他，就走過去了。

克萊亞對鏡梳理頭髮，脫去圍
裙後也跟着過去。

景一四 蘇依爾愛貝格

宅前

全景

毛林諾攪着乳油。亞德

走過來見他這情形很覺好笑。

毛林諾很不自安的放下攪杆，

似乎不願被人看見這種有失

威儀的樣子。他自己報了姓名。

克萊亞過來了。亞德自報姓名

之後，爲克萊亞作介紹道：

字幕 『這是我的表妹克萊亞

福聊德姑娘。』

毛林諾這纔知道克萊亞並不

是丫髻，頓覺不安起來。他心想

爲剛纔接吻的事向克萊亞道

歉，但是當着亞德面前又不便

開口。亞德看着他又對克萊亞

望了望。毛林諾說：

字幕 『我帶了一隊兵剛開到

這巴列萊蓋特村來。我們因爲

接到報告說是有一隻小船載

着一個有名的費寧黨英雄在

這裏海邊上徘徊，打算由這裏

近處登岸。』

兩姑娘聽得很有興味——但

不知所謂費寧黨英雄者究竟

是誰。毛林諾繼續說：

字幕 『我想你們也許肯把這

地產借給我們方便罷。在

這裏打獵和捕魚都是很有趣

味的事。』

亞德不願說出自己的貧困來。

克萊亞卻告訴他連她們自己

都快沒有甚麼了。并且說除了

他們兩個無依無靠的小姑娘

之外沒有甚麼人了。毛林諾聽

得很出神，很爲她倆惋惜。

景一一五 大路

全景 耿吉拉騎着馬向蘇依

爾愛貝格宅來。

景二六 蘇依爾愛貝格

宅前

全景 克萊亞，亞德與毛林諾

三人在場。克萊亞剛說完話。毛

林諾便說：

字幕 『你們連自己人都沒有

一個嗎？』

克萊亞回答道：

字幕 『我有一個哥哥——犯

了徒刑解到澳洲去了。』

她很坦然的說出這話，一點沒

有羞慚的意思。毛林諾覺得由

自己引起這問題來，很有點過

意不去，便說：

字幕 『那我真要道一萬個歉

了。』

亞德大怒，因為她以為她情人

犯罪是榮耀的，不是羞辱的，所

以便挺出說道：

字幕 『我連一個也不能收受

你的。你說這話簡直是侮辱愛

我的那個人。』

她恨恨地向大門那方走去。毛

林諾覺得很懊悶，不知道自己

該怎樣說與該做甚麼。克萊亞

見他那種不安的神氣，倒很喜

歡。

景二七 大門前

全景 亞德盛怒走來。耿吉拉

騎馬過來，看見了她，立刻跳下

馬來，走到門前站在她的旁邊。

她很冷淡的望着他。他卻嘻皮

笑臉的對着她，指望她給他一

種熱烈的歡迎。及至看出她依

然是很冷淡，他便改容說出他

自己的來意：

字幕『我剛由都伯林回來。都伯林法庭已經判決，要把這產業拍賣。在兩個月裏頭，你們就得搬出去。』

亞德一聽得這消息，很覺震驚。看見耿吉拉臉上並無一點憐憫的意思，便旋轉身向克萊亞那邊走去。耿吉拉在後面跟着。

景一八 蘇依爾愛貝格

宅前

全景 克萊亞與毛林諾在場。

亞德驚惶失措的走到克萊亞身邊來。克萊亞抱住她，幫助他抵禦耿吉拉。耿吉拉走過來，見了司令官便站住了。毛林諾看出耿吉拉不受她們歡迎，而且還是觸怒亞德的人。耿吉拉等了一回，見她們不介紹他，便自報姓名：

字幕『司令官，我的姓是耿吉拉；我不知道這兩個姑娘爲甚麼不介紹我見你。』

他伸出手來要與毛林諾相握。

毛林諾不睬他，很嚴峻的回答字幕『我看她們的意思，我簡直是無須乎認識你的。』

他對耿吉拉說完話就背轉身跟着兩位姑娘去了。

景一九 蘇依爾愛貝格

宅前

近景 毛林諾走到兩姑娘面前，恭而且敬的向克萊亞說：

字幕『我要求你饒恕我在初會面時的魯莽。』

克萊亞想起當初強行接吻的

事，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便回答說：

字毒『剛纔他自道姓名的時候，你那樣的魯莽正可以把前眼抵銷。』

毛林諾很感激，鞠了一個躬便走開去。

景二〇 蘇依爾愛貝格

宅前

全景 毛林諾在耿吉拉身邊走過，只做沒有瞧見他。耿吉拉怒目向毛林諾，看他走了過去，

然後走到姑娘們面前。向亞德說：

字毒『祇要你有一句話，我馬上就可以請你做耿吉拉夫人——你從今以後就可以永遠住這裏了。』

亞德恨恨地對他拒絕之後，與克萊亞一同向門口走去。耿吉拉跟着帶哄騙帶恐嚇的只是說着。他倆進門後，把門砰的一聲關上，正碰着耿吉拉的臉。他怒極了，向自己那匹馬那邊走

去。

景二二 住屋

全景 兩姑娘進來。亞德因為耿吉拉總丟不開自己，很覺愁悶。克萊亞卻是一心只想着毛林諾。她說道：

字毒『我想這人倒是很不錯。』亞德以為她是指着耿吉拉這樣的說，很驚愕的問：『你說是耿吉拉嗎？』

克萊亞笑嘻嘻地說：

字毒『不對——我說的是毛

林諾司令。」

亞德對她臉上看了一眼。這纔明白她已鍾情於那位軍官。含淚一笑，漸隱。

字幕 一隻古怪的小船在半夜裏靠近島岸來。

景一三 水上

全景—漸現 夜色中只見一隻小船在海面上駛來。

景一三三 峭壁

全景 半夜裏，一桶預備舉火爲號的柏油放着。一個愛爾蘭人

在黑影中站着等候。又來了一個愛爾蘭人，偷偷地告訴他到了該點火的時候了。第一個愛爾蘭人劃了一根火柴，點着那桶油。火燄熊熊地直冒起來。兩人逃進黑暗中去。

景一四 船面

近景 一隻販私貨的小船上，只有一盞燈光，照見船主和一個水手正在欄杆板上，突然看見岸上發光。

景一二五 峭壁

遠景 從水面上遙見峭壁頂上放出號火。那光在水面反射出來。

景一二六 船面

近景 船主知道確是號火，發令叫水手放下小舢板船。他自己下去請他的兩位搭客。字幕 但是那號火畢竟逃不出哈費德甫精銳的眼光……

(未完)

身體與思想有密切之關係若大便阻滯腸胃積垢其思念斷不能清爽矣因
 大便之毒輸入血中為害最劇也服用清導丸可除大便閉結能使大便逐日
 通暢有序能平肝火可治頭痛且使口氣芬芳皮膚光澤係平肝微利潤導之

清導丸 能使內腑潔
 淨頭腦清爽



用敬泐數行以表謝忱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
 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
 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聖品並無他藥可與之比擬也
 直隸董村郵局代辦人劉鑒如先生
 來書云鄙人素患
 痞症及大便祕結
 等症已數年矣嘗
 試各藥毫無功效
 及試服紅色清導
 丸立見功效大便
 通暢精神振作胃
 口大增此丸確有
 起死回生之功果
 有通利大便之妙



427(11)

手不能舉 頭不能抬

及服 用嬰 孩自 己藥 片大 見強 健諸 症若 失矣

嬰兒及小孩每因腸胃軟弱無力消化以致難以長成嬰孩自
己藥片正是使小兒腸胃安舒之靈藥有見識之父母往往與
以自已藥片立即使小兒腸胃有力消化有序立見強健矣
即如吉林石頭河子站泰和成號劉福議先生來函云鄙人小
兒甫生四月身體羸弱手不能舉頭不能抬乳食不多睡眠驚



悸瘦 弱造 於極 點當 即函 購嬰 孩自 己藥 片一



余之藥

嬰孩自己藥片

瓶試服尚未用完較前大見強健續為購服前症若失現下小
兒得此和平幸福誠貴局之所賜也如尊處無從購買嬰孩自
己藥片祈即郵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
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小 (111)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章 簡 稿 投

載 轉 許 不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請書明
 四 請將原稿並請附原稿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五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六 稿中如有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用則函覆不用
 七 稿中如有短篇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八 稿中如有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用則函覆不用
 九 稿中如有短篇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 稿中如有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一 稿中如有短篇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二 稿中如有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三 稿中如有短篇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四 稿中如有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五 稿中如有短篇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六 稿中如有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七 稿中如有短篇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八 稿中如有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用則函覆不用
 十九 稿中如有短篇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二十 稿中如有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用則函覆不用

中華民國六年一月廿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發行所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大埠商務印書館

表 目 價 告 廣

表 價 定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全 年 五 十 三 元 四 元 六 角	定 預	每週一册 全年五十册	零售每册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四分 國外一分	時 期 冊 數 國 內 一 國 外	全 年	半 年	時 期			
		正 文	正 文	正 文	正 文	底 封 面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五 十 三 元	二 十 五 元 五 角	一 元 五 角
		後 中	前 中	中 中	中 中	面 之 內 及 對 面 或 正 文 背 面 及 底 頁 之 內 面						六 十 元	四 十 八 元	二 十 八 元	四 十 元	二 十 四 元	十 四 元

新 疆 蒙 古 及 日 本 照 國 內 香 港 澳 門 照 國 外
 郵 票 代 價 作 九 五 折 以 一 分 二 分 及 二 角 為 限
 郵 章 如 有 改 動 隨 時 增 減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姓名定戶在何處定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册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四部叢刊

陽曆三月月底截止預約

■ 圖書館不可不備

四部叢刊係就經史子集中精選人人必讀之書凡三百餘種取捨斟酌熟費苦心所采版本尤極精善辦理圖書館者每感選擇圖書之不易如購置此書一部則困難可免

■ 各學校不可不備

四部叢刊爲國學菁華所萃近年來各學校提倡國學不遺餘力正宜購致此書供師生研求參考之用本書采用底本精善完足非他本可及學者從此書下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 國學家不可不備

書經翻刻難免訛誤惟用照相影印者庶免此弊四部叢刊更於製版以後聘請善書逐葉校閱絕無管魚亥豕之誤凡研究國學者均宜備此最可依據之四部叢刊

■ 藏書家不可不備

四部叢刊所選底本皆經再三考訂擇善而從計得宋本四十二種金元本二十種其他亦均爲舊刻精鈔萃海內外藏家善本於一編照相影印不失原有精神當尤爲藏書家所愛購也

全書二千一百冊二年內出齊
預約價連史五百元毛邊四百元
本年六月先出第一批六百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